



# 不向长安向洛阳

许 玮

1

在塞北大同遥想中原洛阳,历史如长河浩荡,滚滚涌到眼前。

大同,一千六百多年前,曾是北魏的皇都,曰“平城”,赫赫于天下,然而,这个王朝在此定都97年后,决定离开——向南,开启一场旷世的“迁徙”。

策划那场迁徙的人,叫“拓跋宏”,是北魏的第七位皇帝,即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孝文帝。那场迁徙在公元493年的夏秋之交完成。那一年,拓跋宏27岁,带着他的王朝,从平城迁都到了洛阳。

当年,北魏版图的南部,不仅有洛阳一座前朝旧都,秦(西)汉旧都长安(今陕西西安),也在北魏的控制之下。迁都,迁往哪里?拓跋宏不是没有思虑过,较可行的便是洛阳和长安,但他更中意洛阳。在他看来,迁都洛阳,是为了拥抱更先进的中原文明。

从地理位置来看,首先,洛阳位于黄河南岸,北魏的军队集合于洛阳,再南下攻齐,相对比较容易,而且,洛阳往北去河北、往东去山东、往西去陕西,都处在相对适中的位置,如果南朝军队北伐,危及洛阳的安全时,北魏可以从容过河,退回河北。

从王朝发展的角度来说,长安虽然是秦朝与西汉的故都,但对北魏来说,却是几百年前的事了,而定都洛阳的东汉、曹魏、西晋,在时间上距北魏更近,在汉文化的发展积淀上,比长安要具有一定优势,而且,太延二年(公元436年),北魏已在洛阳置洛州。这一切,都在拓跋宏的运筹帷幄中。

2

2021年4月,我从大同南下洛阳,去拜谒向往已久的龙门石窟。早春的一路南行,让我有如置身历史的汪洋大海。

我一直觉得,洛阳会是经常出现在我梦境中的“故地”,尽管我是头一次踏上这片土地。三国时,曹植的一篇《洛神赋》,把想象中的洛水女神写得那般绰约多姿,而“翩若惊鸿,宛若游龙”的传神之句,更是成了千古绝唱。去洛阳,难免会想起曹植和他的《洛神赋》,但更会想到当年拓跋宏的迁都壮举。只是,我的人生与一千五百多年前的那

场旷世跋涉相比,是何等渺小而微不足道,但我反复玩味那跋涉的伟大意义,更加明白:拓跋宏和他的民族不惧怕远征,而一次次远征,都是王朝的自我革新。

拓跋宏迁都洛阳,距离他的高祖拓跋焘时代,已过去了50年。他不会不知道一代代先祖筚路蓝缕的艰辛,但要开创更大的辉煌,便得继续这样的自信。洛阳距离大同,数百公里的跨越,马蹄踏踏,似江河一泻,如雨过重虹。拓跋宏下决心要去到那里,是挥别故地,更是开疆拓土。

告别平城,即告别了云冈石窟这座皇家石窟寺,将云冈留在塞北,留下了一座镌刻在石壁上的梦幻天堂。然而,王朝的气象一路向南,洛水之畔,映出了拓跋宏伟岸的身影。

3

洛阳,我踏上了这片繁华的土地。走进龙门石窟,宛如坠入一座浩瀚的佛国世界,尽管我对眼前这座举世闻名的石窟略知一二,但还是决定请一位讲解员讲解它的前世今生。

一个洛阳本地姑娘走到我面前,二十出头的年纪,面如满月,笑语盈盈,热情而礼貌,有着中原女子与生俱来的爽朗和热情,恍然间,如从崖壁翩然而至的一尊美丽伎乐天。

脚步往前,在洛水之滨,北魏擘画了一卷新的蓝图。

讲解员姑娘声情并茂地为我讲述龙门石窟的开凿历史,告诉我满山的摩崖造像中,哪些是北魏的、哪些是隋唐的,还风趣地和我互动着一些历史常识。我听得入了神,因为她不落俗套的讲解,让我觉得对眼前这座伟大的石窟寺心生歉意——来得有些晚,早该循着拓跋宏当年迁都的路线,与久远的历史展开一场无声而虔诚的对话。

她看出了我对石窟寺的钟情,也感知到了我对龙门石窟有所了解,便在跨过伊水上的一座拱桥时问我:“您一定不是第一次来吧?”

我不假思索地说:“第一次来。”又问她:“你有没有去过云冈石窟?”

她莞尔一笑,说:“还没有呢,但一定会去的。”

龙门的山水间,历史的磅礴无处不在。

4

我俩缓缓移步,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一个个洞窟,如画卷般徐徐展开。

大同当年虽为北魏的都城,却没有安葬北魏的帝王,只安葬了一位太后,便是文明太后冯氏。冯太后的离去,成了元宏(迁都洛阳后不久拓跋宏改名“元宏”)心中难以愈合的伤痛——因为这位并没有血缘关系的祖母,引领他自幼年起便畅游汉文化的大海。迁都洛阳后,既然要在龙门开凿石窟,那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祖母——这是亲情的难以割舍,也是他对汉文明的虔诚与认同。

在我看来,元宏带领着他的王朝告别平城后,把武周山下云冈石窟这座皇家石窟寺的气象带到了洛阳的伊水之畔,陆续开凿了一个个洞窟——那是新的精神寄托,既有信仰,也有思乡。他千里迢迢跋涉而来,从此立下了义无反顾的誓言,那就是,要把王朝的辉煌镌刻在中原的崇山峻岭间,只有这样,才能净化他们民族的肌理,也才能强健王朝的骨络。

于是,龙门石窟横空出世。

云冈石窟所在的武周山,系砂岩,质地细腻,利于雕凿,故而云冈的大窟大龛比比皆是,大体量雕像不在少数;龙门石窟所在的香山和龙门山,系石灰岩,质地坚硬,难于雕凿,所以龙门的窟龕多数较小,高大的造像也不多。世间伟大的艺术各有优长,不可类比,置身龙门石窟,越发感叹云冈石窟的恢宏与壮阔,而回到云冈,也更留恋龙门的明山秀水、古洞摩崖。

讲解员姑娘耐心地给我讲述着“宾阳中洞”的艺术特色和北魏迁都洛阳后开凿的其他洞窟的特色,让我有如和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对话,不免心愈虔诚,几番驻足流连。她看出了我心中涌动的情思,便有意放慢脚步,让我在早春的山水间憧憬千百年前开窟造像的浩荡景象。我不打算向她提及当年元宏从平城迁都洛阳的那场壮举,想来,她在龙门石窟做讲解,那段历史是必不可少 的知识储备,早已烂熟于心了吧,但我心中澎湃着一份激情,如长风般从大同吹抵洛阳。

恍然间,我看到一个鼎盛的王朝和一支浩荡的军队,正朝着群山踞守的土

地走来,脚步铿锵,不惧前路是坎坷还是荆棘,而且,来了就不走了,要向普天下宣告:这里是新的皇都,尽管塞北有他们扎了近百年的“根”,但一切重新开始、一切百废待兴。城池要建造、石窟要开凿、繁华要延续……以中华文明的滋养,再造一个民族的繁荣与强大。

洛阳,成了中华史籍里又一个辉煌的存在,而龙门佛光普照,悠悠梵音里,展现着北魏的广博胸襟。这是元宏的功勋,更是一个王朝在又一次跋涉途中喷薄而出的伟力。

5

思绪回到塞北、回到云冈。

多少次瞻仰武周山崖壁上的大佛,我渴望在那一尊尊伟岸的雕像里,寻找和元宏这位伟大帝王有关的蛛丝马迹。然而,云冈石窟五万九千余尊大小造像里,未必有他的身影,尽管大同古城里有他的铸像,史籍中也刻画着他的音容笑貌,但历史遥远,山依旧,人往来,一代英主却已难寻了。

兴亡太息人间事,多少繁华一瞬过。

北魏迁都洛阳六年后,元宏便与世长辞了,年仅32岁,似乎还未来得及好好打量打量王朝的繁盛,便将从平城延续到洛阳的改革宏愿画上了休止符。一切皆有定数!历史的偶然和必然,成全了史家笔下的记述,而真正的帝王形象,却在时间的长廊里模糊了,并由这些模糊生出后人的褒贬甚至妄议。

余秋雨先生说,“在我心目中,元宏是永远年轻的帝王。”我和余先生有相同的感慨。元宏在32岁故去,一生的改革与功名,都充满了年轻的朝气。光阴悠然,一千五百多年后,史家铭记着他的丰功伟绩,而龙门石窟和云冈石窟遥遥呼应——呼应北魏曾经的辉煌,也呼应这个民族于一次次跋涉中对中华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
风从两山夹时间吹过,有些汹涌,也有些缱绻,伊水之上瞬间泛起了道道涟漪,宛如历史的波澜起伏。我还想请教讲解员姑娘些什么,但一时又想不起来,只想与她相约,等她拜谒云冈石窟时,我能否临时客串一次讲解,和她一道探讨北魏留在世间的伟大艺术,以及这个民族留给后人的无边遐想。

## 低处的村庄

王 国 梁

登临高处,我朝着故乡的方向眺望。我的视线掠过高楼林立的城市,穿过壮阔广袤的原野,最终落到低处。因为我知道,故乡在低处。遥遥感知那个熟悉的小村庄,心中涌起的是亲切的怀恋。低处的村庄,永远在游子心中的最高处。

相比这个世界上那些高大的事物,村庄毫无人惊人之态。它在低处静默着,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。城市的高楼参天入云,村庄在其面前显得那样矮小。连绵的山峦巍峨壮观,村庄在其面前显得那样微不足道。村庄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,隐忍沉默,质朴谦逊。即使在乡下,最高的地方也是树。村庄把最高处让位给树,绝不霸占树的空间。村庄多半是平房,即使有楼房,也不过二层高,高不过树。诚然,树也是村庄的一部分。可我觉得,房屋才是村庄的标志和代言人。如果只有树的存在,那样的地方是森林。只有有了房屋,村庄才是名副其实的村庄。房屋是人居住的,有的人地方才有房屋,所以人是村庄的灵魂。

人创造了村庄,村庄因为有了人才更有生命力。人类生生不息,村庄渐渐老去。古老的村庄,更有古朴厚重的气质。在我的记忆中,我的村庄也是一位老者。它老得那么有历史有故事,有气韵有味道。不仅我的村庄,周边的村庄也算得上老村了。一群人在某一个地方垒屋建房,扎下根来,就成了村庄。每次我回乡的时候,总是通过车窗看窗外一个连着一个的村庄。它们就像安静的小兽,安详地卧在天地之间,静观朝暮变化,汲取日月精华。

村庄虽然在低处,却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。人类不是鸟,没有翅膀,把

巢安在高处会有种不安全感。比如城市的高楼,那么高,又那么密不透风,一堵堵墙就把人与自然隔开了,也把人与人为隔开了。居住在高楼上,人就像困在笼子中一般,呼吸不畅。而村庄宜居,低处的村庄,让人体验到最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。有人说,在村子里居住接地气,人接了地气才不容易生病。这话我信,有什么比神奇的大自然更有疗愈效果?在村庄,推窗便是鸟语花香,开门便是鸡犬相闻,抬脚可与大地亲密接触,仰头可与流云两两相望,举杯可邀明月,挥手可揽清风,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成了自然中的一份子。人如此和谐地融入了自然,还有什么郁结的情绪不能排解的?

村庄是人类启程的地方。低处的村庄,给了人们高处和远处的向往。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村庄,人群聚集的地方又形成了城市。所以可以说,城市是村庄衍生出来的。往上追溯,谁的祖先不是从村庄走出来的?当然,还有些人世世代代固守村庄,是一群最恋家的小鸟。村庄养育了他们,他们骨子里带有村庄的淳朴和憨厚。他们无论何时何地,也会把自己的姿态放到低。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,我们乡下人。这话里有谦卑也有骄傲,有低调也有自豪。低处的村庄,造就了低姿态的村庄人和他们的淳朴、善良、厚道、宽容、包容。他们从来不懂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,因为他们总会把别人放在心上。村庄人与村庄的气质是一样的,村庄也具备了质朴而高尚的品质。

低处的村庄,永远保持着高尚的品质。低处的村庄,永远在游子心中最重要的位置。

## 冬天的那棵树

郭雪强

到了最简单最沉静的时候 用最舒服的姿势活着 每一条枝 都是真实可见的	晃一晃头算是打过招呼 或者……  或者 你也在给这一年做总结 什么时候乐不可支了 什么时候差一点坚持不下去了
我想跟你说点什么 仰脸看了许久 决定不说 冬天最应该保持沉默	你只管站着 什么也不说 所有的所有 都是我一厢情愿的猜测
有风吹过来 你也不再发出声音	

## 壬寅岁末题梅花

溪山清远

村外篱边几树夹, 风吹芳意自横斜。 都知春到舒芬蕊, 总被寒欺绽嫩花。	索照梦回惊岁晚, 相思夜静望天涯。 直须香溢驿途道, 踏雪牵携伴月家。
--	--

## 会唱歌的花

孙宏伟

雪花飘来 为裸露的枝头 铺一袭白纱 但肆虐的北风 总会吹落一瓣瓣白色的梦	为沉寂的时光书写灵气 我们用眼神相互交流意象 分享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乐趣
那时 一群麻雀从天而降 像写在树上的一个个小逗号 又像刚刚长出一排排新叶子 在枝头作词谱曲	那棵撑下来的大树似乎又重新有了生机 仿佛鼓荡生命的韵律 一朵朵开在树上的花 用歌声袭击了我 日子开始摇曳、生香

本版投稿邮箱 Email: dtyungang@126.com

## 别样地书

侯建忠

了兴趣,加上一位书友为我制作了一支海绵地书笔,不时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写画几笔。外出开会学习或旅游,早上起来总会到公园街头时不时见到一些书写地书的书法爱好者,就会不由自主地走近观看起来。

那天,我从林师傅的修理铺走过,见里面墙上挂着几幅书法作品,还挂着几张刚写完毛笔字的报纸。水泥地面上,也写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字。我怀着好奇,走进了林师傅的铺子,结识了林师傅。

林师傅年近花甲却并不显老,脸上挂着微笑。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进去,他并未感到突然,而是像老熟人一样,倒上茶水请我喝茶,两人就写字的话题聊了起来。

林师傅介绍,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写毛笔字,上小学时最喜欢做的事,就

是每天完成老师留的写仿作业。一张几十个字的仿纸,常常有十几个老师用红笔画圈的字,是同学们仿纸上老师画红圈点赞最多的一个,这更激发了他写字的热情。

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的原因,他初中刚毕业就走上社会,到外面打工,学习修理自行车、摩托车技术。后来,林师傅自立门户,有了自己的摩托车修理铺。林师傅认识一位老人,年轻时就爱好书法,尽管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劳动,却坚持读书习字,参加各种书法活动,有的作品参加展出并获了奖,还印发了自己的书画集子,如今八十多岁的人了,仍笔耕不辍,是当地知名的老年书法家。这位老人经常到林师傅的铺子,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书法作品。在老人的影响下,人到中年的林师傅拜他为师,忙里偷闲,重新拿起手中的毛笔,一



晨光

马婧摄

去年上半年,到了退休的年龄,来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小住,感受到与北方不同的生活习俗,颇有刘姥姥到大观园的感觉。闲来无事,先后到周边的佛山、江门、珠海、东莞、惠州,领略了不一样的南国风光。其中,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,是与深圳市隔江相望的中山市南朗古镇。南朗镇所辖的翠亨村,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的故乡。

在南朗镇,我结识了一位别样的地书爱好者林伟源师傅。林师傅是一位摩托车修理工,自己经营着一家修理铺。除了修理摩托车,他还有一大业余爱好就是写毛笔字,每天一有空都要写上一阵儿。

在一些城市的公园,甚至马路的人行道上,人们早晨起来散步锻炼,常看到一些老人,用一种如椽大笔在地上书写。这种地书笔有着如扫帚般长的杆子,用海绵做成的特殊笔头,方便环保,不用纸墨,而是蘸水在地上写字,故称之为地书。

第一次看到有人写地书,是五六年

前在家乡左云的文化广场。那天早晨7点多,步行到单位上班,路过街中心的文化广场,参加健身活动的中老年人还没有散去,打太极拳的、扭秧歌的、跳健身舞的、打羽毛球的、绕场行走的,应有尽有,气氛虽热闹,但也习以为常,不足为奇。行走中,猛然看到广场一角,有一位壮年男子正在用一支粗大的海绵笔蘸水,在水泥地上书写。走近一看,书写者原来是刚从太原回来的书法爱好者赵建平先生。于是饶有兴趣地与赵先生攀谈起来。

赵建平先生是县粮食系统的退休职工,爱好书法。退休后,到太原儿子家中帮忙照顾小孙子,利用闲暇时间,结识了不少书法爱好者以及一些书法名家,还在一家书法培训机构当了一名兼职老师,书法水平不断得到提升。后来,在我参与组织的书画活动中,多次展出了赵先生的书法作品,他还自发建起了全县第一个书法交流群“白羊墨海”,出任群主,极大地方便了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学习与交流。

因为赵先生的地书,我对地书产生